

第四十二回

大聖慇懃拜南海

觀音慈善縛紅孩

話說那六健將，出洞門，徑往西南上，依路而走。行者心中暗想道：『他要請老大王吃我師父，老大王斷是牛魔王。自老孫當年與他相會，真個意合情投，交游甚厚。至如今我歸正道，他還是邪魔。雖則久別，還記得他模樣，且等老孫變作牛魔王，哄他一哄，看是何如。』好行者，躲離了六個小妖，展開翅，飛向前邊，離小妖有十數里遠近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牛魔王，拔下幾根毫毛，叫『變！』即變作幾個小妖，在那山凹裏，駕鷹牽犬，搭弩張弓，充作打圍的樣子，等候那六健將。

那一夥厮拖厮扯，正行時，忽然看見牛魔王坐在中間，慌得與烘掀，掀烘與，撲的跪下道：『老大王爺爺在這裏也。』那雲裏霧裏，急如火，快如風，都是肉胎凡胎，那裏認得真像，

也就一同跪倒，磕頭道：『爺爺，小的們是火雲洞聖嬰大王，隨差來請老大王爺爺去吃唐僧肉，壽延千紀哩。』行者借口答道：『孩兒們起來，同我回家去換了衣服來也。』小妖叩頭道：『望爺爺方便，不消回府罷。路程遙遠，恐我大王見責。小的們就此請行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好乖兒女，也能也罷，向前開路，我和你來。』六怪抖擻精神，向前開路，大聖隨後而來。

不多時，早到了本處。快如風，急如火，撞進洞裏，報：『大王，老大王爺爺來了。』妖王歡喜道：『你們却中用，這等來的快。』即便叫各路頭目，擺隊伍，開旗鼓，迎接老大王爺爺。滿洞羣妖，遵依旨令，齊齊整整，擺將出去。這行者昂昂烈烈，挺着胸脯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却將那架鷹犬的毫毛，都收回身上，拽開大步，竟步入門裏，坐在南面當中。紅孩兒當面跪下，朝上叩頭道：『父王，孩兒拜揖。』行者道：『孩兒免禮。』那妖王四大拜拜畢，立於下手。行者道：『我兒，請我來有何事？』妖王躬身道：『孩兒不才，昨日獲得一人，乃東土大唐和尚，常聽得人講，他是個十世修行之人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壽似蓬瀛不老仙。愚男不敢自食，特請父王同享唐僧之肉，壽延千紀。』

行者聞言，打了個失驚道：「我兒是那倒唐僧？」妖王道：「是往西天取經的人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可是孫行者師父？」妖王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擺手搖頭道：「莫惹他，莫惹他，別的還好惹，孫行者是那樣人哩，我賢郎，你不會會他那猴子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他曾大鬧天宮，玉皇上帝差十萬天兵，佈下天羅地網，也不會捉得他。你怎麼敢吃他師父？快早送出，還他，不要惹那猴子。他若打聽着你吃了他師父，他也不來和你打，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擲個窟窿，連山都擲了去。我兒，弄得你何處安身？教我倚靠何人養老？」

妖王道：「父王說那裏話？長他人志氣，滅孩兒的威風。那孫行者共有兄弟三人，領唐僧在我半山之中，被我使個變化，將他師父攝來。他與那猪八戒當時尋到我的門前，講甚麼攀親託熟之言，被我怒發沖天，與他交戰幾合，也只如此，不見甚麼高傑。那猪八戒刺邪裏就來助戰，是孩兒吐出三昧真火，把他燒敗了一陣。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，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，被我燒了一個小發昏，連忙着猪八戒去請南海觀音菩薩，是我假變觀音，把猪八戒賺來，見吊在如意袋中，也要蒸他與衆小的們吃哩。那行者今早又來我的門首吆喝，我傳令

教拿他，慌得他把包袱都丟下，走了，却纔去請父王來看看唐僧活像，方可蒸與你吃。延壽長生不老也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我賢郎啊，你只知有三昧火贏得他，不知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哩！」妖王道：「憑他怎麼變化，我也認得，諒他決不敢進我門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你雖然認得他，他却不變大的，如狼抗大像，恐進不得你門；他若變作小的，你却難認。」妖王道：「憑他變甚小的，我這裏每一日門上有四五個小妖把守，他怎生得人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不知，他會變蒼蠅、蚊子、乾蟻，或是蜜蜂、蝴蝶、並蠍、蠍蟲等項，又會變我模樣，你却那裏認得？」妖王道：「勿慮，他就是鐵胆銅心，也不敢近我門來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賢郎甚有手段，實是敵得過，方來請我吃唐僧的肉，奈何我今日還不吃哩。」妖王道：「如何不吃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近來年老，你母親常勸我作些善事，我想無甚作善，且持些齋戒。」妖王道：「不知父王是長齋，是月齋？」行者道：「也不是長齋，也不是月齋，喚做『雷齋』，每月只該四日。」妖王問：「是那四日？」行者道：「三辛逢初六，今朝是

辛酉日，一則當齋，二來酉不會客。且等明日，我去親自刷洗，蒸他與兒輩同享罷。」

那妖王聞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父王平日吃人爲生，今活殺有一千餘歲，怎麼如今又吃起齋來了？……想當初作惡多端，這三四日齋戒，那裏就積得過來？……此言有假，可疑可疑！」即抽身走出二門之下，叫六健將來問：「你們老大王是那裏請來的？」小妖道：「是半路請來的。」妖王道：「我說你們來的快，不會到家麼？」小妖道：「是不曾到家。」

妖王道：「不好了！着了他假也！這不是老大王！」小妖一齊跪下道：「大王，自己父親，也認不得？」妖王道：「觀其形容動靜都像，只是言語不像。只怕着了他假，吃了人虧。你們都要仔細，會使刀的，刀要出鞘；會使鎗的，鎗要磨明；會使棍的，使棍；會使繩的，使繩。待我再去問他，看他言語如何。若是老大王，莫說今日不吃，明日不吃，便遲個月何妨？假若言語不對，只聽我眼的一聲說，一齊下手。」

羣魔各各領命訖，這妖王復轉身，到於裏面，對行者當面又拜。行者道：「孩兒家無常禮，不須拜；但有甚話，只管說來。」妖王伏於地下道：「愚男一則請來奉獻唐僧之肉，二來有句

話兒上請。我前日閑行，駕祥光，直至九霄宮內，急逢着祖延道陵張先生……」行者道：「可是做天師的張道陵麼？」妖王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問曰：「有甚話說？」妖王道：「他見孩兒生得五官周正，三停平等，他問我是幾年那月那日那時出世。兒因年幼記得不真。先生子平精熟，要與我推看五星。今請父王，正欲問此。倘或下次再得相會他，好煩他推算。」

行者聞言，坐在上面，暗笑道：「好妖怪呀！老孫自歸佛果，保唐師父，一路上也捉了幾箇妖精，不似這廝剋剋。他問我甚麼家長禮短，少米無柴的話說，我也好信口捏騰答他；他如今問我生年月日，我却怎麼知道……」

好猴王也十分乖巧，巍巍端坐中間，也無一些兒懼色，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：「賢郎請起。我因年老，連日有事不遂心懷，把你生時果偶然忘了。且等到明日回家，問你母親便知。」妖王道：「父王把我八個字時常不離口論說，說我有同天不老之壽，怎麼今日一旦忘了？豈有此理！必是假的！」眼的一聲，羣妖鎗刀簇擁，望行者沒頭沒臉的衝來。

這大聖使金箍棒架住了，現出本像，對妖精道：「賢郎，你却沒理。那裏兒子好打爺的？」

那妖王滿面羞慚，不敢回視。行者化金光，走出他的洞府。小妖道：「大王，係行者走了。」妖王道：「罷罷罷！讓他走了罷！我吃他這一場虧也！且關了門，莫與他打話，只來刷洗唐僧煮吃便罷。」

却說那行者，擎着鐵棒，呵呵大笑，自潤那邊而來。沙僧聽見，急出林迎着道：「哥啊，這半日方回，如何這等哂笑？想救出師父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雖不曾救得師父，老孫却得個上風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甚麼上風？」行者道：「原來猪八戒被那怪假變觀音，哄將回來，吊於皮袋之內。我欲設法救援，不期他着甚麼六健將去請老大王來吃師父肉。是老孫想着他老大王，必是牛魔王，就變了他的模樣，充將進去，坐在中間。他叫父王，我就應他；他便叩頭，我就直受着實快活，果然得了上風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你便圖這般小便宜，恐師父性命難保。」行者道：「不須慮，等我去請菩薩來。」沙僧道：「你還腰疼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疼了。古人云：『人逢喜事精神爽。』你看着行李馬匹，等我去。」沙僧道：「你置下仇了，恐他害我師父，你須快

去快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來得快，只消頓飯時，就回來矣。」

好大聖，說話間，躲離了沙僧，縱筋斗雲，去投南海。在那空裏，那消半個時辰，望見普陀山景，須臾，按下雲頭，直至落伽崖上，端肅正行，只見二十四路諸天迎着道：「大聖，那裏去？」行者作禮畢，道：「要見菩薩。」諸天道：「少停，容通報。」時有鬼子母諸天來潮音洞外報道：「菩薩得知，孫悟空特來參見。」菩薩聞報，即命進去。大聖敝衣飯命，捉定步，竟入裏邊，見菩薩，倒身下拜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不領金蟬子西方求經去，却來此何幹？」

行者道：「上告菩薩，弟子保護唐僧，前行至一方，乃號山枯松澗火雲洞，有一個紅孩兒妖精，化作聖嬰大王，把我師父攝去。是弟子與豬悟能等尋至門前，與他交戰，他放出三昧火來，我等不能取勝，救不出師父，急上東洋大海，請到四海龍王，施雨水，又不能勝火，把弟子都煙壞了，幾乎喪了殘生。」菩薩道：「既他是三昧火，神通廣大，怎麼去請龍王，不來請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本欲來的，只是弟子被煙壞了，不能駕雲，却教豬八戒來請菩薩。」菩薩道：「悟能不會來呀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未曾得到寶山，被那妖精假變做菩薩模樣，把豬八戒又賺入洞中，

現吊在一個皮袋裏，也要蒸吃哩。」

菩薩聽說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那潑妖敢變我的模樣！」恨了一聲，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裏撲的一慣，唬得那行者毛骨悚然，即起身侍立下面，道：「這菩薩火性不退，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，壞了他的德行，就把淨瓶潰了。可惜！可惜！早知送了我老孫，却不是一件大人？」說不了，只見那海當中翻波跳浪，鑽出個瓶來。原來是一個怪物，馱着出來。行者仔細看，那馱瓶的怪物，怎生模樣：

根源出處號幫泥，水底增光獨顯威。世隱能知天地性，安藏偏曉鬼神機。藏身一縮無頭尾，展足能行快似飛。文王畫卦曾元卜，當納庭臺伴伏羲。雲龍透出千般俏，號水推波把浪吹。一條金線穿成甲，點點裝成彩玳瑁。九宮八卦袍披定，散碎鋪遮綠藻衣。生前好勇龍王幸，死後還馱佛祖碑。要知此物名和姓，興風作浪惡烏龜。

那龜馱着淨瓶，爬上崖邊，對菩薩點頭二十四點，權爲二十四拜。行者見了，暗笑道：「原

來是看瓶的。想是不見瓶，就問他要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在下面說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沒說甚麼。」菩薩教：「拿上瓶來。」這行者即去拿瓶，——唉！莫想拿得他動。好便似蜻蜓撼石柱，怎生搖得半分毫？

行者上前跪下道：「菩薩，弟子拿不動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猴頭，只會說嘴。瓶兒你也拿不動，怎麼去降妖縛怪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菩薩說，平日拿得動，今日拿不動。想是吃了妖精虧，筋力弱了。」菩薩道：「常時是個空瓶，如今是淨瓶，拋下海去，這一時間轉過了三江五湖，八海四瀋溪源潭洞之間，共借了一海水在裏面。你那裏有架海的斤量，此所以拿不動也。」行者合掌道：「是，弟子不知。」

那菩薩走上前，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，托在左手掌上，只見那龜點點頭，攢下水去了。行者道：「原來是個養家看瓶的夯貨！」菩薩坐定道：「悟空，我這瓶中甘露水漿，比那龍王的私雨不同，能滅那妖精的三昧火。待要與你拿了去，你却拿不動；待要着善財龍女與你同去，你却又不是好心，專一只會騙人。你見我這龍女貌美，淨瓶又是個寶物，你假若騙了去，却

那有工夫又來尋你？你須是留些甚麼東西作當。」

行者道：「可憐菩薩這等多心，我弟子自秉沙門，一向不幹那樣事了。你教我留些當頭，却將何物？我身上這件錦布直裰，還是你老人家賜的。這條虎皮裙子，能值幾個銅錢？這根鐵棒早晚却要護身。但只是頭上這個箍兒，是個金的，却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，長在我頭上，取不下來。你今要當頭，情願將此爲當，你念個鬆箍兒咒，將此除去罷；不然，將何物爲當？」

菩薩道：「你好自在啊！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鐵棒金箍，只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，與我作當罷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毫毛，也是你老人家與我的，但恐拔下一根，就拆破羣了，又不能救我性命。」菩薩罵道：「你這猴子，你便一毛也不拔，教我這善財也難捨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菩薩，你却也多疑。正是『不看僧面看佛面』，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。」那菩薩——

逍遙欣喜下蓮臺，雲步香飄上石崖。只爲聖僧遭障害，要降妖怪救回來。

孫大聖十分歡喜，請觀音出了潮音仙洞，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巖上。菩薩道：「悟空過海。」行者躬身道：「請菩薩先行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先過去。」行者磕頭道：「弟子不敢在菩薩

面前施展。若鴛鴦斗雲啊，掀露身體，恐菩薩怪我不敬。」

菩薩聞言，即着善財龍女去蓮花池裏撈一瓣蓮花，拖在石巖下邊水上，教行者：「你上那蓮花瓣兒，我渡你過海。」行者見了道：「菩薩，這花瓣兒又輕又薄，如何載得我起？這一颺跌下去，却不濕了虎皮裙？走了硝，天冷怎穿？」菩薩喝道：「你且上去看！」

行者不敢推辭，捨命往上跳，果然先見輕小，到上面比海船還大三分。行者歡喜道：「菩薩，載得我了。」菩薩道：「既載得如何？不過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又沒個篙，槳，棹，桅，怎生得過？」菩薩道：「不用。」只把他一口氣吹開吸擺，又着實一口氣吹過南洋苦海，得登彼岸。行者却腳躡實地笑道：「這菩薩賣弄神通，把老孫這等呼來喝去，全不費力也！」

那菩薩吩咐衆諸天各守仙境，善財龍女開了洞門，他却縱祥雲，驀離普陀巖，到那邊，叫：「惠岸何在？」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個太子，俗名木叉是也。乃菩薩親傳授的徒弟，不離左右，稱爲護法惠岸。惠岸即對菩薩合掌伺候。菩薩道：「你快上界去見你父王，問他借『天罡刀』來一用。」惠岸道：「師父用着幾何？」菩薩道：「全副都要。」

惠岸領命，即駕雲頭，徑入南天門裏，到雲樓宮殿，見父王下拜。天王見了，問：「兒從何來？」木叉道：「師父是孫悟空請來降妖，着兒拜上父王，將天罡刀借了一用。」天王即喚哪吒將刀取三十六把，遞與木叉。木叉對哪吒說：「兄弟，你回去，多拜上母親，我事緊急，等送刀來，再隨頭罷。」忙忙相別，按落祥光，徑至南海，將刀捧與菩薩。菩薩接在手中，拋將去，念個咒語，只見那刀化作一座千葉蓮臺。菩薩縱身上去，端坐在中間。行者在旁暗笑道：「這菩薩省使檢用，那蓮花池裏有五色寶蓮臺，捨不得坐將來，却又問別人去借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休言語，跟我來也。」却纔都駕着雲頭，離了海上，白鶴哥展翅前飛，孫大聖與惠岸隨後。

頃刻間，早見一座山頭。行者道：「這山就是號山了。從此處到那妖精精門首，約摸有四百餘里。」菩薩聞言，即命住下祥雲；在那山頭上念一聲「噯」字咒語，只見那山左山右，走出許多神鬼，却乃是本土地衆神，都到菩薩寶蓮座下磕頭。菩薩道：「汝等俱莫驚慌，我今來擒此魔王。你與我把這團團打掃乾淨，要三百里遠近地方，不許一個生靈在地，將那窩中小獸，窟內雜蟲，都送在巔峯之上安生。」

衆神遵依而退；須臾間，又來回觀。菩薩道：「既然乾淨，俱各回祠。」遂把淨瓶扳倒，喇喇傾出水來，就如雷響。真個是——

漫過山頭，沖開石壁。漫過山頭如海勢，沖開石壁似汪洋。黑霧漲天全水氣，滄波影日幌寒光。徧崖沖玉浪，滿海長金蓮。菩薩大展降魔法，袖中取出定身禪。化做落伽仙景界，真如南海一般般。秀蒲挺出曇花嫩，香草舒開貝葉鮮。紫竹幾竿鸚鵡歌，青松數簇鷓鴣喧。萬疊波濤連四野，只聞風吼水漫天。

孫大聖見了，暗中讚嘆道：「果然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！若老孫有此法力，將瓶兒望山一倒，管甚麼禽獸蛇蟲哩！」菩薩叫：「悟空，伸手過來。」行者即忙斂袖，將左手伸出。菩薩拔楊柳枝，蘸甘露，把手心裏寫一個「迷」字，教他：「捏着拳頭，快去與那妖精索戰，許敗不許勝。引將來我這跟前，我自有力收他。」

行者領命，返雲光，竟來至洞口，一隻手使拳，一隻手使棒，高叫道：「妖怪開門！那些小妖，又進去報道：『孫行者又來了！』」妖王道：「緊關了門，莫睬他！」行者叫道：「好兒子，把老

子趕在門外，還不開門！』小妖又報道：『孫行者罵出那話兒來了！』妖王只教：『莫睬他！』行者叫兩次，見不開門，心中大怒，舉鐵棒，將門一下，打了一個窟窿。慌得那小妖跌將進去，道：『孫行者打破門了！』妖王見報幾次，又聽說打破前門，急縱身，跳將出去，挺長槍，對行者罵道：『這猴子，老大的不識起倒！我讓你得些便宜，你還不知盡足，又來欺我！打破我門，你該個甚麼罪名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兒，你趕老子出門，你該個甚麼罪名？』

那妖王羞怒，綽長鎗，劈胸便刺；這行者舉鐵棒，架隔相還。一番搭上手，鬪經四五個回合，行者掙着拳頭，拖着棒，敗將下來。那妖王立在山前道：『我要刷洗唐僧去哩！』行者道：『好兒子，天看着你哩！你來！』那妖精聞言，愈加憤怒，喝一聲，趕到面前，挺鎗又刺。這行者輪棒，又戰幾合，敗陣又走。那妖王罵道：『猴子，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，你怎麼如今正鬪時就要走了？何也？』行者笑道：『賢郎，老子怕你放火。』妖精道：『我不放火了，你上來。』行者道：『既不放火，走開些。好漢子莫在家門前打人。』那妖精不知是詐，真個舉鎗又趕。行者拖了棒，放了拳頭。那妖王着了迷亂，只情追趕。前走的如流星過度，後走的如弩箭離絃。

不一時，望見那菩薩了。行者道：「妖精，我怕你了。你饒我罷。你如今趕至南海觀音菩薩處，還不回去？」那妖王不信，咬着牙，只管趕來。行者將身一幌，藏在那菩薩的神光影裏。這妖精見沒了行者，走近前，睜圓眼，對菩薩道：「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？」菩薩不答應。妖王撚轉長鎗，喝道：「咄！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？」菩薩也不答應。妖精望菩薩劈心刺一鎗來，那菩薩化道金光，竟走上九霄空內。行者跟定道：「菩薩，你好欺伏我罷了！那妖精再三問你，你怎麼推裝裝瘋，不敢做聲，被他一鎗擱走了，却把那個蓮臺都丟下耶？」菩薩只教：「莫言語，看他再要怎的。」

此時行者與木叉俱在空中，並肩同看。只見那妖呵呵冷笑道：「潑猴頭，錯認了我！他不知把我蓮臺當作個甚人。幾番家戰我不過，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，却被我一鎗，搗得無形無影去了；又把個寶蓮臺兒丟了，且等我上去坐坐。」

好妖精，他也學菩薩，盤手盤腳的，坐在當中。行者看見道：「好好好！蓮花臺兒好送人了！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又說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說甚說甚！蓮臺送了人了，那妖精坐放臀下，終不得

你還要哩！菩薩道：「正要他坐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他的身軀小巧，比你還坐得穩當。」菩薩叫：「莫言語，且看法力。」

他將楊柳枝往下指定，叫一聲「退！」只見那蓮臺花彩俱無，祥光盡散，原來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，即命木叉，「使降妖杵，把刀柄兒打去來。」那木叉按下雲頭，將降魔杵，如築牆一般，築了有千百餘下。那妖精，穿通兩腿，刀尖出血，注如傾皮肉開。

好怪物！你看他咬着牙，忍着痛，且丟了長鎗，用手將刀亂拔。行者却道：「菩薩啊，那怪物不怕痛，還拔刀哩。」菩薩見了，喚上木叉，「且莫傷他生命。」却又把楊柳枝垂下，念聲「唵」字呪語，那天罡刀都變做倒鬚鉤兒，狼牙一般，莫能褪得。那妖精却纔慌了，扳着刀尖，痛聲苦告道：「菩薩，我弟子有眼無珠，不識你廣大法力，千乞垂慈，饒我性命，再不敢恃惡，願入法門戒行也。」

菩薩聞言，却與那行者，白鸚哥，低下金光，到了妖精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可受吾戒行麼？」妖王點頭滴淚道：「若饒性命，願受戒行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可入我門麼？」妖王道：「果饒性命，願